

摄影为文旅产业赋能

本报记者 高兴贵

旅游是什么?可能很多人会脱口而出:“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虽是幽默的回答,但也不难看出摄影在旅行中的重要性。旅途中的山水风光、文物古迹、民俗风情,被摄影记录,又在照片和视频的传播中产生更大的价值。作为一种深入生活的记录方式和艺术表现手段,摄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旅游有紧密的联系。

“旅行和摄影的连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知名摄影史学者、策展人何伊宁认为,这些年摄影的技术与创作方式,以及旅游产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摄影对于促进文旅产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摄影和文旅产业发展是互促互进的关系。”江西财经大学江西旅游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胡林波说。

以摄促旅 图胜千言

国内很多旅游景点都因摄影而兴,例如,湖南张家界、江西婺源、独库公路、川藏线等一大批景点都通过摄影作品大大提升了知名度,出圈的照片甚至让一些景点成为全球知名旅游点。

此前,新疆伊犁州文旅局副局长贺娇龙一袭红衣策马奔驰的摄影作品在社交平台大火,顺势也火了昭苏这座小城。眼下,昭苏县正处于最美季节,在摄影发烧友秦杰的朋友圈里,每一幅摄影作品都美到让人窒息:薄雾氤氲下的湿地公园宛如仙境,天山脚下奔腾的骏马气势磅礴!“一张好照片就可能吸引一大批游客。游客多了,我们也能吃上旅游饭。”为推广旅游,秦杰建立了摄影工作室,还在筹备三个旅拍团和一个摄影展。

旅游发展离不开文化内核。天马文化是昭苏县近年来发展旅游的重点打造对象。当地为更好地推介旅游,每年在天马旅游节上举办旅游摄影展和各类摄影比赛,还推出“天马浴河”“天马踏雪”“万马奔腾”等旅游摄影项目,吸引了大批摄影家和游客。“摄影对繁荣昭苏马文化事业,提升昭苏天马知名度,带动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昭苏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文武说。

和昭苏不同,位于陕西的西岳华山声名在外。作为陕西

旅游的风向标,华山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更是集侠文化、道文化、孝文化、山水文化等于一身。华山在寻求文旅融合、产业突破过程中,通过全国范围的摄影大赛创新营销方式,以影像的力量传播华山的雄壮美丽和多元文化,积极推进旅游复苏。

内蒙古乌兰布统草原一年一度的摄影节、黄山摄影大赛、北京国际摄影周……各地不仅通过摄影推介旅游,也希望市民通过摄影发现城市美的角落。

山东日照近年来将摄影作为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推手。2018年,日照市东夷小镇借举办首届中国(日照)新闻摄影周契机正式“出道”。运营首日,东夷小镇就火遍了日照人的朋友圈,现场更是人山人海。“以摄影周开场,东夷小镇还挂牌了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创作基地,聚集了大量人气。”东夷小镇经理许森说。

“近年来,日照用摄影的方式充分挖掘日照本土资源,用摄影的艺术树立日照的城市形象,把摄影周打造成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品牌,使其成为世界了解日照、认识日照的窗口。”日照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肖梅介绍。

“开始筹划摄影创作基地正是中国旅游业开始大发展的年代。新闻摄影对推广旅游景区,提高景区的知名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徐祖根说,为推动旅游业发展,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对有条件有意愿发展旅游的地区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举措之一就是搭建摄影创作基地平台,促进旅游业发展。

旅拍兴起 规范跟进

在新疆喀什古城景区,游客穿上民族服饰变身“巴郎”“古丽”,景区就是天然摄影棚,化妆师、服装师、造型师、摄影师围着“巴郎”“古丽”们忙前忙后,快门声此起彼伏……今年3月份以来,该景区的旅拍店从50多家增至目前的80多家,围绕旅拍形成了摄影、化妆、服装定制、首饰制作等产业链,喀什古城景区旅拍产业初具雏形。同样的景象在甘肃敦煌景区、云南大理古城、海南三亚等地屡见不鲜。

近段时间,疫情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很多摄影展览、大赛等转至线上,对旅拍等新商业业态、新产品类型发展影响不小。“乘2019年出境游及社交媒体发展的东风,旅拍业在海外刚有点发展势头,就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高光旅拍总经理包玲娟

说。高光旅拍成立于疫情期间,是一家为客户提供高品质专业旅拍服务的企业,目前国内服务覆盖30多个城市。“疫情是把双刃剑,让我们管理更加高效,也让团队更加专注于服务,我们相信未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包玲娟说。

目前,国内市场的旅拍企业还是以“小而美”的工作室居多,多在国内某一座城市布点。来自携程旅拍的数据显示,平台上在国内两座及以上城市有布点的旅拍企业占比仅5%。

“可以说,旅拍业现在正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包玲娟如是说,目前在国内具有品牌影响力及规模优势的旅拍企业尚未显现,同时也呈现出行业发展初期混乱、无序的特征。

由于入门门槛低,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市场上产生了一些不合规的旅拍“爆雷”事件。例如在某社交平台搜索“三亚旅拍”,跳出的“三亚旅拍陷阱”很是扎眼,在很多旅拍维权案例中,顾客多次提到“中途加价,效果一般,机构跑路”等问题。这些行业乱象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让相关企业蒙受损失,影响行业发展。

胡林波说,旅拍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需加以规范和引导。他建议,国家文旅主管部门应针对旅拍类新兴业态及时制定出台相应的行业监管措施,促进旅拍行业健康发展;各地文旅主管部门应牵头会同相关行政机构研究颁发旅拍行业经营许可资质,规范市场供给;相关行业协会有做好旅拍行业正面宣传,引导市场需求,让旅拍产业可持续发展。

喀什古城景区管委会高台民居文化中心主任阿孜古丽·吐尔逊说,景区专门打造了适合拍照的几十个打卡点,帮助旅拍从业人员创新拍摄思路,吸引更多游客体验,“为了避免同质化,避免低价竞争和提升服务水平,我们正在引导旅拍从业人员成立喀什旅拍行业协会,让这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亚市也发布了《三亚市婚纱摄影行业高质量服务标准》,对重拍服务、标准合同保障服务、底片赠送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规范,首创婚纱摄影标准合同服务,消费者经充分沟通后签订《三亚市婚纱摄影行业标准化合同》,杜绝企业在服务过程中出现偷工减料、中途加价、二次消费等问题。

镜头搭台 经济唱戏

在镜头中,一张张照片记录了别样

风景,一幅幅作品穿过绿水青山,飞向更广阔的天空,通过光影镜头让风景有了落脚的地方。除了作品本身,摄影基地、摄影节、摄影活动、摄影小镇及摄影平台等背后唱戏的则是经济。

近年来,浙江丽水市深入挖掘转化摄影价值,构建以数字摄影为特色,以“摄影+”产业融合为重点的摄影产业链,培育百亿级摄影产业集群,打通摄影赋能高质量绿色发展通道,打造摄影产业化和摄影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地。据丽水国际摄影名城发展规划(2021—2030年),到2025年,丽水将构建形成完整的摄影及相关产业体系,产值超过50亿元。

河南省南阳市云阳镇打造了摄影小镇,接连举办了“桃花节摄影大赛”“春节摄影家创作”“玉兰杯”等摄影活动。近几年,整个云阳镇游客量剧增,高峰时2019年游客达到120万人次。农民日均收入由2016年的30元提高到2021年的100元。去年以来,当地投资1.3亿元的道路升级、河道治理、传统村落改造、东西花园辛夷和云阳玉兰基地建设等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因摄影火起来的云阳镇石佛寺石头村,2021年被命名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2021年,华旅集团携人民摄影报社举办了“中国魂·华山情”全国摄影大赛,这次摄影大赛将华山一瀑万顷、白浪翻滚的云海、烟雨华山的险中呈雄、奇中藏秀、刚柔并济、高峻华美一一呈现在人们面前。2022年,华山景区的游客量持续攀升,更是带动了索道、餐饮、住宿、交通等多种业态,实现了区域增收的显著效果。据不完全统计,仅6月份,华山旅游直接收入突破1亿元大关。

而根据专业网站公布的数据,全球销售镜头数量从2020年的880万支增加到2021年的980万支,这也是自2017年以来首次出现增长。

除促进文旅业的发展外,摄影产业的壮大也推动了摄影器材行业更上层楼。“摄影器材更是旅游必备品,更加轻薄化、画质更好、能拍视频的器材也更受消费者欢迎。”北京雅奇摄影器材店总经理刘晶岩说,从单反到无反、从单独拍照到拍VLOG、从线性连接到直传,相机越来越轻薄,功能越来越多,旅途中使用手机拍照的人也越来越多,摄影器材行业正迎来巨大发展机遇。

左图 新疆伊犁州昭苏县,草原上的牧马人。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下图 盛夏时节,水草丰美的乌兰布统草原。段清川摄(中经视觉)

观澜

前不久,“山西要培养600位文物全科人才”的新闻收获了文博圈集体点赞。山西印发了《关于做好2022年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工作的通知》,将通过定向招生、免费培养、定向分配,为县以下基层文博单位输送600名文物全科人才,确保他们入职后有编有岗。这是加强文博队伍建设的实招,也是文博人的喜讯。

政策出台的背后,是山西去年在洪灾中1700余处古建筑遭殃的痛。山西现存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在全国排名第四位。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居全国第一位;现存古建筑28027处,元代及元代以前木结构古建筑占到全国80%以上……作为文物大省,山西文保压力巨大,依靠文物管理部门现有力量,很难让文物都得到有效保护。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切实加强文博队伍建设,尤其是要打造一支日常能守、来之能战的基层文博队伍。

首先,要激发基层文博人员的责任感。责任感源于热爱和专业。基层文博人员未必是专业人士,但一定要热爱家乡文化、热爱文物保护,懂得文物及文物保护的基本知识和法律法规。各级文博部门在选聘文博人员时也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和考核,考评合格后方能上岗。同时要制定完善基层文博人员工作标准、流程及考评机制,对于表现优秀者及时奖励,“最美基层文博人员”等评选是对这支默默奉献的基层队伍精神层面的激励。

其次,队伍强还需军心稳。目前,我国各地的基层文博人员大多都是业余的,没有编制、不领工资,每月只有微薄的津贴,有的甚至是心甘情愿的贡献。这种机制不仅无法体现文博人员的工作价值,也不利于保持基层文博队伍的稳定性,更遑论建设高水平的基层文博队伍了。“有编有岗”对于长久以来处于“编外地位”、靠一腔热情和每月区区数百元津贴支撑的基层文博人员来说,显得诚意十足。

再次,我们也要看到,面对文物的重要价值与保护的复杂程度,当前文博部门普遍存在协调力度不足等问题。文物保护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和国土、建设、林业等多部门协调,这些协调工作往往因种种原因推进缓慢。与之相对的,不少地方以经济指标为导向的考核指标,常常让文物保护为经济发展让路,“不搞基础设施建设、不引进项目,考核排名肯定要垫底;搞项目开发,又可能触碰文物保护的红线,造成违法”,这种矛盾在基层现实工作中时有发生。要想文物保护工作到位,归根到底,需要各级政府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创新文博体制,强化依法文保,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努力形成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新格局。

本版编辑 陈莹莹 李静 美编 倪梦婷

“选择考古一线从不后悔”

本报记者 雷婷

“这个唐墓出土的金子品类比较多,这些堆叠在一起的铜钱出自西汉时期的墓,还带着穿钱的麻绳,保存非常完整……”在西安市城北片区基本建设考古项目考古队驻地的现场文保所,记者见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邵晶,他正和考古队员清理近期多个考古工地出土的文物。

不多时,邵晶又带着两名年轻的考古队员顶着烈日赶到西安市城北片区基本建设考古项目大堡子墓地工地。“顶烈日、淋大雨,干考古工作就是要不怕吃苦地盯在工地一线,这样才能锻炼队伍。”邵晶说。

“3年来每个周末邵老师都坚守在工地。去年12月,为配合疫情防控,西安各小区和单位进行封闭管理。邵老师赶在封闭前来到考古队驻地,跟我们同吃同住了一个多月。在他的带领下,室内资料整理工作和文物修复工作如常进行。”考古项目执行领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朱瑛培说。

37岁的邵晶多年坚守田野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因为热爱所以坚守担当的牢固信仰。2011年,为配合延安市南沟门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刚毕业两年的邵晶被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任命为队长,负责对库区范围内的黄陵县寨头河村附近的基础建设进行考古发掘。原以为只是一次普通基建考古项目,进场后才发现,整

个村子已经搬迁,墓葬盗掘情况严重,到处都是盗洞,而且是近一个月被盗的。

“前期勘探报告显示,寨头河只有约二十座墓葬。在摸排墓葬盗掘情况时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墓葬,且随着考古发掘清理工作的进行,发现的墓葬数量逐渐增加至100多座。”邵晶说,前期批下来的考古经费显得杯水车薪,他上报单位坚持全面考古发掘,想尽办法克服经费不足。

经过考古队近一年的发掘,寨头河村战国墓地出土了一批丰富的战国时期戎人遗存,这是陕北地区首次发现并完整揭露的唯一一处戎人墓地,为辨识该区域同类遗存的年代及性质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标尺。最终陕西黄陵寨头河战国墓地入围了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项目名单。

2012年年初,刚结束寨头河村墓地考古工作的邵晶接到新的任务:带领考古队直接从黄陵出发,奔赴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卯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崩上的石卯遗址。没路、没水、没电、没信号,他们在发掘现场不远处一座废弃了近20年的窑洞一住就是好几年。队员们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几公里外的镇上拉水。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的气温,将三轮车发动机的外壳都冻裂了。

在2020年之前,邵晶每年在石卯遗址发掘



邵晶在石卯遗址的神面纹立石柱挖掘现场。赵向辉摄(中经视觉)

现场的工作时间都超过300天,白天进行考古发掘,晚上整理资料。“石卯遗址考古的发现不断颠覆着学界以往对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高度的认识,对我们国家的文化自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邵晶说。

2020年底,石卯遗址入选《考古》杂志评选的过去10年“世界十大重要考古发现”,一同入选的还有意大利庞贝遗址的新发现、埃及的木乃伊制作、吴哥的遥感考古等。去年10月,石卯遗址还入选我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奋斗者正青春